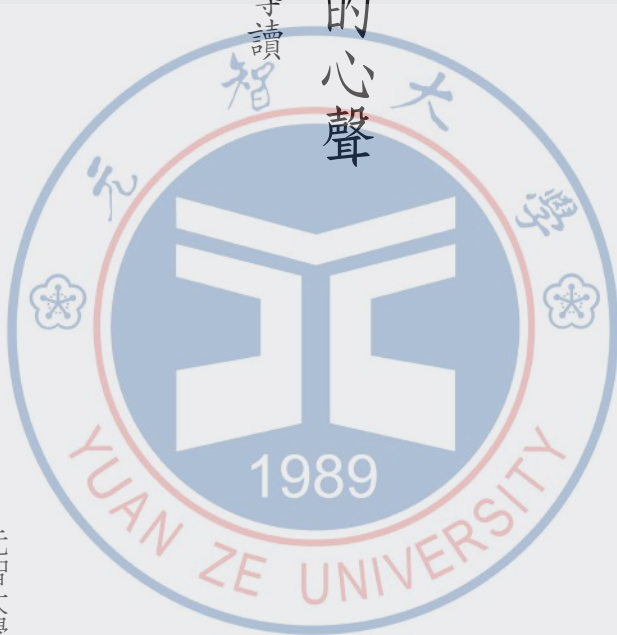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傳唱千載的心聲

——  
《詩經》導讀



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

助理教授  
黃智信

《論語》〈季氏〉中有一段記錄，說：

陳亢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

對曰：「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『學《詩》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

『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』鯉退而學《詩》。他日，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

『學禮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』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」

陳亢退而喜曰：「問一得三。聞《詩》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

陳亢問孔子（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）的兒子孔鯉，是否有從他父親那裡獲得特別的教誨？孔鯉回答沒有，只前後二次被問及是否有學《詩》、學禮，都回答未曾學習。孔子說：「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」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孔鯉於是退而學《詩》、禮。陳亢認為從一次的提問中得到三個收穫：《詩》、禮的重要，以及君子不偏愛自己的兒子。也因這段記錄，二次的庭訓，顯示了孔子之以「詩禮傳家」。

〈陽貨篇〉又有一段云：「子謂伯魚曰：『女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』」所謂「正牆面而立」，朱熹的解釋為「言即其至近之地，而一物無所見，一步不可行。」可知此章為孔子對兒子孔鯉論及學習《詩經》〈周南〉與〈召南〉的重要性。

根據《論語》，孔子除了對孔鯉談到《詩經》的學習外，對弟子也做了提醒。同樣出自〈陽貨篇〉，「子曰：『小子！何莫學夫《詩》。』《詩》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』」又，〈為政篇〉云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〈子路篇〉云：「子曰：『誦詩三百；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為？』」

從這些記載，都可以看出孔子對於《詩經》的重視。雖然時移勢易，《詩經》早已與外交辭令無涉。然而，透過詩中所傳達先民的心聲及其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，猶能讓人深深受其感動。

##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

「經」字，起於戰國晚年。《荀子》〈勸學〉篇有「學惡乎始，惡乎終？曰：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」的記載。《莊子》〈天運〉篇有「孔子謂老聃曰：『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』」，〈天道〉篇有「十二經」，〈天下〉篇說別墨：「俱誦《墨經》，而倍譎不同」，此《莊子》三篇的時代，也都不會早於戰國晚期。可見，「經」字的出現，或將《詩》、《書》等書視為經，至少在這時期已如此。

但在漢朝以前就明確將「經」字列入書名之中的，可能只有《孝經》一書。最早

出現「詩經」一稱，目前所知，晚至南宋廖剛的《詩經講義》。在此之前，多作「詩」或「詩三百」。

《詩經》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，分為〈風〉、〈雅〉、〈頌〉三部分，共三百零五篇。此外，〈小雅〉中的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、〈由庚〉、〈崇丘〉、〈由儀〉等六篇有題目無內容，即有目無辭，稱為笙詩。若加上這六篇，則為三百一十一篇。〈風〉，又稱〈國風〉，包括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衛、王、鄭、齊、魏、唐、秦、陳、檜、曹、豳的樂歌，共一百六十篇，多半屬於當地歌謠。「雅」即正，指中原一帶為周王朝所崇尚的雅正之樂。〈雅〉分為〈大雅〉三十一篇、〈小雅〉七十四篇，兩者之區別，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「正小雅，宴饗之樂也；正大雅，會朝之樂，受釐陳戒之辭也。」〈雅〉詩多數是貴族文人的作品，也有部分民歌。〈頌〉是祭神、祭祖時用的歌舞樂曲，包括〈周頌〉三十一篇、〈魯頌〉四篇、〈商頌〉五篇。

### 從詩人的創作、民間歌謠到貴族樂歌

鄭振鐸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第四章「詩經與楚辭」中說：「《詩經》的內容是十分複雜的；風、雅、頌之分，是決不能包括其全體的；何況這些分別又是充滿了矛盾呢。」於是根據各篇的性質與本相，將《詩經》的內容分為詩人的創作、民間歌謠、貴族樂歌三類，其中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戀歌、結婚歌、悼歌及頌賀歌、農歌；貴族

樂歌又可分為宗廟樂歌、頌神樂歌或禱歌、宴會歌、田獵歌、戰事歌等。王靜芝《詩經通釋》雖歸納為二大類，其下分類則更為完備，所分如下：

民間歌謠：

戀歌，如〈靜女〉、〈桑中〉等；  
結婚之歌，如〈桃夭〉、〈鵲巢〉等；  
感傷之歌，如〈氓〉、〈谷風〉等；  
和樂之歌，如〈君子陽陽〉、〈摯兮〉等；  
祝賀之歌，如〈螽斯〉、〈麟趾〉等；  
悼歌，如〈蓼莪〉、〈葛生〉等；  
讚美之歌，如〈淇奧〉、〈碩人〉等；  
農歌，如〈七月〉、〈大田〉等；  
諷刺之歌，如〈相鼠〉、〈株林〉等；  
勞人思婦之歌，如〈小戎〉、〈小雅杕杜〉等；  
其他。

貴族與廟堂樂歌：



宴樂之歌，如〈鹿鳴〉、〈伐木〉等；  
頌禱之歌，如〈閟宮〉、〈殷武〉等；  
祀宗廟之歌，如〈玄鳥〉、〈長發〉等；  
祀神之歌，如〈豐年〉、〈載芣〉等；  
田獵之歌，如〈車攻〉、〈吉日〉等；  
頌美之歌，如〈泂酌〉、〈卷阿〉、〈酌〉、〈桓〉等；  
述先王功績聖德之歌，如〈文王有聲〉、〈生民〉等；  
記戰事之歌，如〈常武〉、〈采芣〉等；  
諷刺之歌，如〈瞻卬〉、〈召旻〉等；  
其他。

可見，分風、雅、頌是《詩經》一書的基本架構。透過鄭振鐸、王靜芝的分析與歸納，可藉以更進一步掌握《詩經》全書具體關涉的題材竟是如此之豐富。

## 反映時代的面貌

《詩經》的著成時代以〈周頌〉的時間最早，大都為西周初年的作品。〈大雅〉也有幾篇西周初年的作品，但大部分的時代在西周中葉以後。〈小雅〉多為西周中葉

以後的詩，少數作於東周初年。〈國風〉中，早期的作於西周晚期，晚的則到春秋中葉以後。〈魯頌〉為春秋魯僖公時的作品，〈商頌〉為春秋宋襄公時的作品，宋是商代的後裔，為表示尊古，故稱〈商頌〉。

《詩經》各篇的作者絕大多數已無從查考，僅以下四首言及作者：

〈小雅〉的〈巷伯〉：「寺人孟子，作為此詩。」

〈小雅〉的〈節南山〉：「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誼。」

〈大雅〉的〈崧高〉：「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。」

〈大雅〉的〈烝民〉：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」

至於《詩序》中所論及的諸多作者，大多言之無據，並不可信。因此，《詩經》所收錄的是西元前一千年至西元前五百年間的作品，其作者多不可知。

《詩經》中的記載反映了時代的面貌，例如〈大雅〉的〈生民〉一詩，歌頌了周人始祖后稷的傳說與貢獻，從其母姜嫄履跡而感孕，到后稷雖被棄而不死，終能在農業上發揮所長。〈公劉〉一詩描述公劉率領周人從邠遷至豳的過程。〈緜〉一詩敘述周人在古公亶父率領下，從豳遷到岐山之下的過程。〈皇矣〉、〈大明〉二首則歌詠文王、武王的偉大功績。從〈大雅〉的這五首詩，可以看到周人從始祖后稷到武王伐



紂成功之間的發展過程，其間具神異，歷磨難，享榮光，終於成就一番偉大的功業。

而當國事之治理無方，則諷刺政治現實，反映人民艱苦、喪亂，對天產生懷疑乃至出言抨擊之詩也就大量出現了。例如〈大雅〉的〈板〉、〈蕩〉、〈抑〉、〈桑柔〉、〈瞻卬〉、〈召旻〉等，〈小雅〉的〈節南山〉、〈正月〉、〈十月之交〉、〈雨無正〉、〈巷伯〉、〈大東〉、〈北山〉等，以及〈國風〉的〈北門〉、〈新臺〉、〈南山〉、〈株林〉等。

## 現在的《詩經》是古文的《毛詩》

《國語》〈周語上〉與〈晉語六〉中有「獻詩」之說，《禮記》〈王制〉篇與《漢書》〈藝文志〉另有「采詩」之說。經過這樣的「獻詩」、「采詩」之制，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的詩篇得以匯聚而編輯成書。即使未有此二制，以春秋時期國際間外交活動之頻繁，於外交場合中須賦詩言志，彼此傳習，詩篇也將匯集在一起。

《論語》〈子罕〉篇：「子曰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』」《詩經》曾經過孔子的整理，〈魯頌〉、〈商頌〉可能就是由孔子編入，或經其改易過順序。

漢代傳習的《詩經》有魯、齊、韓、毛四家。前三家為今文學家，西漢時皆立於學官，置博士。東漢中期，古文學興盛，三家詩勢衰，終致先後亡佚。現在所讀的《詩經》是古文的《毛詩》。



魯人毛亨作《詁訓傳》，以傳趙國毛萇。時人稱毛亨為「大毛公」，毛萇為「小毛公」，所傳者為《毛詩》。到了東漢，鄭玄以毛亨《詁訓傳》為主，兼采今文三家詩說，加以疏解，為《毛詩箋》。宋代朱熹於毛、鄭之外，兼採今文詩說，作《詩集傳》。

毛亨《詁訓傳》、鄭玄《毛詩箋》、朱熹《詩集傳》，為傳統《詩經》學上的重要著作。

## 不建議讀選注或選譯本

扣除掉有目無辭的六篇笙詩，《詩經》還有三百零五篇，數量不少。究竟可以如何去閱讀呢？

首先宜尋找喜愛的讀本，除可以直接研讀毛亨《詁訓傳》、鄭玄《毛詩箋》、朱熹《詩集傳》外，坊間《詩經》的相關論著極多，或注譯，或解析，或欣賞，或研究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即便是注譯本，也多到不可勝數。以下幾種，或可選擇性之所近者閱讀，如屈萬里先生《詩經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，一九八三）、王靜芝《詩經通釋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，一九六八）、吳宏一《詩經新釋》（臺北：遠流，二〇一八）、高亨《詩經今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一九八〇）、程俊英與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）、褚斌杰《詩經全注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，一九九九）、周振甫《詩經譯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二）等。此處只列全注

或全譯本，不建議讀選注或選譯本。

其次，可參考相關的文獻。《論語》〈陽貨〉篇中，孔子認為學《詩》可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，以下幾種書有助於理解《詩經》所涉及的名物，如潘富俊《詩經植物圖鑑》（臺北：貓頭鷹，二〇〇一）、深圳一石（韓育生）《美人如詩草木如織：詩經裡的植物》（天津：天津教育，二〇〇七）、韓育生《詩經草木魂：采采卷耳》（太原：山西教育，二〇一八）、高明乾、佟玉華、劉坤《詩經動物釋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五）、劉毓慶《詩經圖注（國風）》（高雄：麗文文化，二〇〇〇）、胡森《毛詩的科學解讀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，二〇〇七）、〔日〕岡元鳳纂輯，王承略點校解說《毛詩品物圖考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，二〇〇二）、〔清〕徐鼎纂輯，王承略點校解說《毛詩名物圖說》（濟南：山東畫報，二〇〇六）、劉毓慶《詩經圖注（雅頌）》（高雄：麗文文化，二〇〇〇）、陳溫菊《詩經器物考釋》（臺北：文津，二〇〇一）等。以上這些書，對於我們在《詩經》的理解上，會有極大的助益。

### 可將《詩經》重新分類研讀

可參考上文鄭振鐸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或王靜芝《詩經通釋》，將《詩經》的詩篇，按其實際內容重新分類，同一類型的篇章可一併研讀。

其中，歌詠愛情的詩篇是《詩經》中的大宗。如〈靜女〉一詩，云：

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

靜女其嬈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煒，說懌女美。

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。匪女之為美，美人之貽。

這首詩分析一位男子戀愛的心情，喜歡的女孩與他相約，一時找不到她，急得他來回踱步猛抓頭。好不容易見到美女，送來禮物，讓他好開心。不是因為禮物很棒，而是她送的禮物，都會喜歡。

而〈柏舟〉一首，說：

泛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髧彼兩髦，實維我儀。之死矢靡它。母也天只！不諒人

只！

泛彼柏舟，在彼河側。髧彼兩髦，實維我特。之死矢靡慝。母也天只！不諒人

只！

這首詩講述一位女子喜歡兩髦的男生，母親（或父母）不同意，心裡想著：真是好過分，我就是想和他在一起，怎麼都不體諒人家！

又，〈將仲子〉云：

將仲子兮，無逾我里，無折我樹杞。豈敢愛之？畏我父母。仲可懷也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。

將仲子兮，無逾我牆，無折我樹桑。豈敢愛之？畏我諸兄。仲可懷也，諸兄之言亦可畏也。

將仲子兮，無逾我園，無折我樹檀。豈敢愛之？畏人之多言。仲可懷也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。

女孩子對這位「二哥」雖然想念，但父母、兄弟、人言可畏，陷入掙扎之中，該要如何愛你呢？

將這三首詩合讀，可以深刻感受詩中男女對於愛情的渴望，乃至與親情間無法兼顧時抉擇的兩難。

## 宜仔細體察創作者之用心

以〈碩鼠〉一詩為例，詩云：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，三歲貫女，莫我肯顧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土。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。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麥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德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國。樂國樂國，爰得我直。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苗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勞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郊。樂郊樂郊，誰之永號。

詩中呈現出對統治者橫徵暴斂的貪婪感到不滿，因此發誓要離開他，尋找適合自己的地方。

又如〈蓼莪〉：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。

瓶之罄矣，維罍之恥。鮮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。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？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撫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。昊天罔極！



南山烈烈，飄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！南山律律，飄風弗弗。民莫不穀，  
我獨不卒！

詩中，對於有負雙親的期待及不能終養父母，展現的傷痛之情溢於言表。類似這樣沉痛的告白，有待我們細細體會。

《詩經》的內容豐富，情感真摯，走入這些詩篇之中，便可聽見來自千載之前的詩人傳遞而來源源不絕的心聲。

